

陳修園先生

陳念祖。字修園。一字慎修。福建長樂人。少孤貧。以醫自活。乾隆壬子。登賢書。駐都門。會伊雲林中風。不省人事。手足偏廢。湯米不入口者十餘日。歲輔名醫。皆辭不治。君以二大劑起之。名震一時。修園於醫。專宗仲景。謂醫門之仲師。即儒門之宣聖。故其所著書。多闡發仲景之旨。傷寒論自成無已後。諸家皆有移易。修園謂前人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非李杜詩。故其自著之傷寒淺註。不增減一字。不移換一節。亦可見其尊古之篤矣。所著傷寒論淺註。金匱要略淺註。傷寒醫訣串解。傷寒真方歌括。靈素集註節要。醫學三字經。醫學從衆錄等。醫學實在易。女科要旨。新方八陣。砭十藥神書註解等。行於世。子二。長天豹。次元犀。得父之傳。孫心典。心蘭。皆以醫世其家。

修園新按。從其遠漁先生處得之。案雖不多。而精詳縝密。不同凡響。據脈以求因。不隨證轉。循因而獨斷。微見理原。真有綢繆在手。超乎世法者矣。前賢謂讀之可以開人心眼。豈過譽哉。

錄 目 案 醫 園 修 陳

瘵證	一
寒熱	三
虛熱	四
火證	五
暑瀉	八
泄瀉	九
痢疾	一四
痰嗽	一六
虛損	一九

瘵證	二
噎隔	三
腹痛	四
食積	六
便秘	六
齒疾	三
崩漏	三
產後	四

陳修園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瘧證

瑞昌王孫穀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癸酉九月初夜起小解忽倒地昏不知人若中風狀自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強硬牙關緊閉諸醫有以爲中風者有以爲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又有作陰治者用附子理中湯愈加痰響五日後召予診治六脈沈細緊滑愈按愈有力其兄宏道問曰此何病予曰寒溼相搏瘧證也瘧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溼湯主之先用稀涎散一七吐痰一二碗昏憤卽醒隨進勝溼湯六劑全愈以八味丸調理一月精氣復常

修園自記

宏道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三者觀之似亦無異先生獨以瘧病名之夫瘧病緣

寒溼而成。吾宗室之家。過于夏暖有之。寒溼何由而得。瘧病何由而成。予曰。運氣所爲。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戊癸化火。癸乃不及之火也。經曰。歲火不及。寒水侮之。至季夏土氣太旺。土爲火子。子爲母復仇。土來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溼。客氣是水。又從寒水之氣。水方得令。不伏土制。是以寒溼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證主脊背項強。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瘧病也。宏道曰。瘧病緣寒溼而成。烏藥順氣等藥。行氣導痰去溼者也。附子理中湯。去寒者也。諸人用二藥俱不效。先生用勝溼湯。而諸證頓除。何取效之速如是。予曰。識病之妙。貴在認得脈體形證。用藥之妙。全在理會經絡運氣脈證相應。藥有引經。毋伐天和。必先歲氣。何慮不速效耶。夫脈之六部。俱沈細緊滑。沈屬裏。細爲溼。緊爲寒中。又有力而滑。此寒溼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脈之證。但緊細而不滑。諸醫以爲中風。風脈當浮。今脈不浮而沈。且無掉眩等證。豈是中風。以爲中氣中痰。痰氣之脈不緊。今脈緊而體強直。亦非中氣中痰。此正瘧病。詩云。強直反如弓。神昏似中風。痰流唇口動。瘧癰與癰同。今體強直堅硬。脈沈緊細而滑。非瘧而何。前用烏藥附子理中湯。去寒不能去溼。去溼不能去寒。又不用引經藥。何以取效。若勝溼湯。薑本羌活。乃太陽之主藥。通利一身百節。防風蔓荊能升上下之溼。獨活散少陰腎經之寒。寒溼既散。病有不

瘰者乎。

寒熱

一春元下第歸，得寒熱病，每日申酉二時初，以爲寒，卽作大熱而躁，甚如狂，過此二時，平復無恙，惟小便赤黃而澀，往時一有心事，夜卽夢遺，每日空心，用鹽飲燒酒數杯，醫皆以病爲瘡，用清脾飲、柴苓湯，并截藥，俱不效，請予診治，診得六脈惟左尺浮中沈，取之皆洪，數有力，餘部皆平，予曰：此潮熱病也，以加減補中益氣湯治之。人參錢一、黃耆分八、歸身分八、陳皮分六、白朮分八、甘草分五、澤瀉分六、黃柏分五、牡丹皮分六，水煎服，日進一服，三日而病漸退，復用六味地黃丸，兼前藥調理一月而安。

修園自記

其叔曰姪之病，衆以爲瘡，公獨不以瘡治，何也？予曰：非瘡也，乃潮熱也。潮者如水之潮，依期而至，入法流注云：申酉二時，屬膀胱與腎，此病專屬三經。三經水衰，火旺當申酉時火動於中，故發熱而躁。躁屬

腎也。曰：敢問非瘧之故。予曰：瘧疾之脈，肝部必弦。今肝部不見弦脈，惟左尺浮中沈，皆洪數有力。蓋腎與膀胱屬水，水性流下，腎脈當沈濡而滑。今三候俱有脈不沈也。洪數有力，不濡滑也。此爲失水之體。因平日斲喪太過，腎水虧損，陰火妄熾，加之鹽飲燒酒徑入腎經，故脈洪數有力。水便赤黃而瀝。若瘧脈豈有此哉。曰：此莫非陰虛動火乎。曰：陰虛之熱，自午至亥發熱不間。今惟申酉時熱，過此使涼。與陰虛不同。曰：吾兄之醫名者，亦嘗用補中益氣湯而不效，何也。予曰：加減之法，或未同耳。予之去柴胡升麻加丹皮澤瀉黃柏者，丹皮瀉膀胱火，澤瀉瀉腎火，黃柏爲君以生腎水。水旺則火衰而寒熱退矣。用六味丸者，亦取有丹皮澤瀉耳。此不如此而仍用柴胡升麻，此乃肝脾之藥，以之治腎，所以未效。

虛熱

一男子病寒熱，衆以瘧治，年餘不愈。又以爲勞瘧虛瘧，用鼈甲散補中益氣等湯，俱不效。就予診脈，左右三部俱浮大無力，形瘦色黑，飲食不美。次日復診，與前脈同。予知爲陰虛發熱病也，早進六味丸，晚服補陰丸。七日後，飲食漸美，寒熱減半。又服一觔，未一月而全愈。

修園自記

病者曰：予因病久，服藥罔效，遂究心於醫。瘡疾一門，尤爲加意。諸書未有以六味丸補陰丸治瘡者，公獨用之而效。何也？予曰：治病貴先識病情。病有真是者，有似是而非者。譬之傷寒，有類傷寒，有類中風，瘡有類瘡。君之瘡，似瘡非瘡，乃陰虛發熱之證也。蓋瘡之狀，寒熱間作。寒來時四肢厥逆，熱退時得汗始解。今雖有寒熱往來，或一日一次二次，但寒而不厥，身熱如火，熱退身涼，又無汗，兼之形瘦色黑，怔忡不睡，口渴便燥，飲食不美，豈可以爲瘡乎？且瘡脈當弦，病來時脈弦而大，病退時脈靜而弦小。今則浮大無力，非弦也。早晚相同，非先大而後小也。誠陰血不足，陽火有餘，而火發於外，則爲熱，火鬱於中，則爲寒。形瘦者，火之消燄也。色黑者，火極似水也。怔忡不睡者，心血虧損也。飲食不美，口渴便燥者，火熾於上下也。合脈與證觀之，其爲陰虛火盛明矣。故予用地黃丸以生腎水，瀉心火，補陰丸以養血滋陰。陰血一充，則火邪自降，寒熱退而諸病悉痊矣。此予用二九意也。

火證

一婦人患渾身倦怠，呵欠，口乾飲冷，一月不食，強之食數粒而已，有以

血虛治之者，有以氣弱治之者，有知爲火而不知火之源者，用藥雜亂，愈治愈病。自夏至冬，病覺微瘥，逮次年夏，諸病復作，甚於先年。肌消骨露，家人憂之，請予診治。診得三焦脈洪大，侵上脾肺二脈微沈。餘部皆和平。予曰：此肺火病也。以梔子湯飲之。山梔仁薑汁浸一宿，研及細末，用人參二分。麥冬一錢，烏梅二個。沖湯調梔仁末。二茶匙服。進二服，卽知飢喜食。旬日，氣體充實如常。後因久病不孕，衆皆以爲血虛而用參耆爲君大補之，補半月，胸膈飽脹，飲食頓減。至三月餘，而經始通，下黑穢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萬狀。予治以順氣養榮湯十數劑，當歸八分，川芎六分，生地二錢，白芍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香附一錢，烏藥五分，山梔薑汁炒黑，蘇梗五分，黃芩八分，枳殼五分，青皮五分。因大便燥結，加黃芩、枳殼。白水煎服，一月內卽有孕。

修園自記

其夫曰：荆人賤恙，白苦子時，至今二十載矣。幸遇君而獲愈，但只病不外乎血氣，有治血者故不效。治

氣者亦不效。君獨以火治之而效者何也。予曰。尊閣之脈。左右三部。和平無恙。惟右寸微沉。右尺洪大。侵上。此三焦之火升。上而侮金也。書曰。火與元氣不兩立。火盛則元氣弱。元氣弱則諸病生。渾身倦怠者。火耗其精神也。呵欠者。火鬱而不伸也。口乾飲冷者。火熾于上也。飲食不進者。火格于中也。肌消骨露者。火氣銷鑠也。諸病皆緣于火。若不先治其火。血氣何由而平。故予用山梔炒黑。以去三焦屈曲之火。人參麥門冬收肺中不足之金。烏梅酸以收之。火勢既降。金體自堅。氣暢血和而愈矣。不窮其源。而拘拘於血氣。何益哉。又問曰。病源吾知之矣。數年不孕。又何也。予曰。婦人之孕。在乎經調。經之不調。由于氣之不順也。衆皆以爲血虛而補血。若經水過期而色淡。肝脈微弱而無力。謂之血虛可也。今過期而多。每來三五日方止。其色紅紫。肝脈有力。乃氣滯血實也。何以謂之虛。氣滯血實而復用參耆補之。則氣愈滯。血愈實。安得月水如期而孕耶。故予以調氣藥爲主。以養血藥佐之。氣順則血行。經事依期而妊娠有準矣。向以降火爲先而愈疾。今以調氣爲主而有胎。治法不同。病源則一。何也。氣者火也。氣有餘卽是火。其病歸於氣鬱而已。鬱氣舒。火邪自退。得其病本。隨手取效也。張子和云。求得病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此之謂也。

暑瀉

石城王福歙之妃，癸酉六月，受孕偶患泄瀉，府中有知醫者，用淡滲之藥止之，自後每月泄三五日，有作脾泄者，用參苓白朮散之類，二三服亦止，然每月必泄五七次，至次年三月，生產後，連泄半月，日夜八九次，諸藥不效，驚惶無措，召予治之，診得兩寸尺俱平和，惟兩關洪大有力，予曰：此暑病也，以黃連香薷飲治之，一劑減半，再劑全愈，惟肝脈未退，又用通元二八丹調理，半月後平復。

修園自記

王曰：妃患泄近一載，諸醫未有言暑者，公猶言暑，何見也？予曰：見之于脈。兩關浮而洪大有力，故知爲暑泄也。王曰：脈經云：風脈浮，暑脈虛。今洪大有力，非虛也，何以斷暑？予曰：暑傷氣，初感即發，其邪在肺，皮膚衛氣受病，故脈虛。自去年六月至今，將十月矣，其邪自表入裏，蘊蓄日久而暑熱日深，故其脈洪大而有力量。王曰：暑病固矣，公斷非產後之病，又何見也？予曰：產脈見於尺寸，尺寸既平，於產何干？況病

患者。患于未產前。非產病益明矣。王曰。諸醫用藥。止效一時。而不能除根。何也。予曰。諸藥有分利者。有補者。各執已見。未得其源也。其源在暑。若用暑藥。豈有不除根者哉。

泄瀉

據史徐文淙妻。臥病三年。身體羸瘦。畏寒戰慄。後發熱。得汗始解。脊背拘疼。腰膝軟弱。飲食不進。進則腸鳴作瀉。心虛驚悸。胸肋氣脹。畏風畏熱。頭眩目昏。月信愆期。莫知其病之原也。予診其脈。朝診之。已得其概。暮診之。與初無異。書云。早晚脈同。病雖危而可療。其脈左寸左關。右寸右尺。失其升降之常。惟脾腎二脈平和。知其病困久矣。徐子曰。寒熱往來。戰慄出汗。既汗乃解。得非瘧乎。予曰。久瘧之脈。病來脈弦。而大病退脈靜。而弦小。茲脈早晚無異。豈得爲瘧。徐子曰。病形羸瘦。聞響心驚。畏風畏熱。自汗如雨。飲食不進。月信不行。得非產後弱疾乎。予曰。雖有諸證。應乎四部之脈。脈體不失五行之象。且去來皆緩。而無沈小疾數之脈。何爲弱也。曰。經期已過三月。得非孕乎。

予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孕。今陰脈沈滯。陽脈不別。焉得有孕。曰。飲食少進。卽便瀉出。非脾胃泄乎。予曰。脾泄者。飲食不化。今腹響一陣。瀉一陣。糞皆黃水熱下。此是火能化物。與脾何干。此正是氣鬱病也。氣有餘。卽是火。火與元氣不兩立。元氣已虧。不可多藥。今將脈證。開具於左。左心小腸屬火。火本炎上。脈當浮大而散。今診得心脈雖大而散。尤欠浮。不浮者何義。心爲一身之主。藏神而生血。宜常靜而不宜多動。人能靜養。則心血充滿。脈自浮大。若不能靜養。事事攪亂。心無甯刻。斯神不安而血不充。血旣不充。是以脈無力而不浮。怔忡驚悸之病。由之以生也。况診至七八至。或十二三至。又往下關中一獵。有類以灰種火之狀。此乃君火鬱于下而無離明之象也。據脈論證。當有胸中煩悶。蒸蒸然不安。蒸出自汗。則內稍靜。而腠理不密。畏寒爲驗。左關肝膽屬木。脈經云。宜弦細而長。茲診得左關弦長而不細。又雖長。不可出關。茲侵上寸部二分。推之於內。外見洪大有力。是肝氣有餘也。蓋因火子鬱於中。

下不能承順正化之源。木母太王止助心火中侮脾土。又肝臟血而生筋。病當頭眩目昏。脊背項強。卒難轉側。背冷如水。甚則一點痛不可忍。下則腰膝軟弱無力。脾胃不和等證爲驗。左尺腎與膀胱屬水。經云脈宜沈濡而滑。惟此部得其正。往來不勻。按不搏手。是無孕也。右寸肺與大腸屬金。脈宜短。瀉而浮。茲沈滯而大。按三五至或十數至。一結。結乃積深。脈沈是氣。此正肺受火邪。氣鬱不行也。病當胸膈不利。或時悶痛。右肋脹滿。飲食不便。傳送大腸鳴泄等證爲驗。右關脾胃屬土。其脈宜緩而大。此部雖然無力。猶不失其本體。右尺三焦命門屬相火。君火不得令。相火代君行令。書有云。命門還與腎脈同。蓋謂右尺雖是火體。亦當沈靜不宜浮大。此部浮取三焦。脈浮而無力。侵上脾胃。是君火鬱於下。而相火升於上。侮其金也。病主氣滿。胸膈嘈雜。飲食不利等證爲驗。詳六部脈證。惟左尺得體。腎爲壽元根本。尙固。右關脾土。爲木所侮。雖是少力。然來去緩大而不弦。此五臟之源。生氣有存。無足慮也。

予惟探其本源治之。先投以和中暢衛湯三劑。蘇梗分五香附一錢炒撫芎分八桔梗分六蒼朮分八神麴錢一炒貝母分八砂仁研三分連翹去子六分薑三片、水煎服而肺脈浮起。胸次豁然。諸證頓減。繼以清中實表、固其腠理、月信太行、久積盡去、表裏皆空、用陰補固真之劑、并紫河車丸、日進一服、月餘全愈。

修園自記

徐子曰、敢問、用和中暢衛之旨、予曰、人之一身、有氣有血、氣血調和、百病不生、一有拂鬱、諸病生焉、令正之脈、君火鬱於下、相火代令侵於上、而侮金、金衰不能平木、木王侮土、土弱不能生金、故肺脈沈大而結、夫肺爲五臟華蓋、百脈之宗、專司乎氣、浮取三菽之重得之、則肺得其體、今沈滯而結、失其綱領、何以行氣、氣有一息不運、氣血有一息不行、氣血不勻、百脈不能應刻循環、凝滯經絡、諸病蠭生、理必然也、病證多端、要之不過氣鬱而已、丹溪云、氣有餘、即是火、火鬱則發之。

端昌王既白之妃、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五年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服一月、不泄、忽一日、胸膈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

傾昏不知人、口氣手足俱冷、渾身汗出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灌之、如是者三、病者服久、自覺口中寒噤、醫者以爲出汗過多、元氣虛弱於前湯內、加人參三錢、酸棗仁、大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熱、二年計服過人參二十五斤、桂附各二斤、酸棗七十斤、至己巳冬、飲食入口卽時瀉出、服中卽飢飢而食、食卽泄、日十數次、身不知寒、目畏燈火、予初診之、六脈全無、久診六部來疾去緩、有力如石、聞其聲尙雄壯、脈亦有餘、自予斷之、乃大鬱火證也、以黃連入平胃散與之、飲藥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飲五日、方知藥味甘苦、旣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間服、一月飲食調和、其病遂愈、

修園自記

予用前藥、衆皆驚曰、久瀉之病、飲下卽出、六脈俱無、虛弱極矣、先生言六脈有餘、而用黃連、寒苦之物、止瀉、實吾輩所不知也、予曰、此乃亢極之病、火極似水、若以爲虛弱、而用補藥、是抱薪救火矣、衆曰、旣

云是火則火能化物。今食物不化何也。予曰。譬之銃砲。先已有藥在內。遇火即時充出。書有曰。胃中有熱。難停食。正合此也。果是虛弱之證。前已用過參附等藥數十斤而不愈耶。予以黃連四錢爲君。以瀉火熱。用平胃散爲脾胃之引。因此病火勢甚烈。不可偏用苦寒之黃連。兼用蒼朴四味之溫。以緩治之。此所以用平胃而效也。

痢疾

省亭殿下。己卯七月。病痢。衆始治以通利之劑。次行和解。又次滋補。月餘而病甚。每日行數次。肚腹絞痛。但泄氣而便不多。起則腰痛。屈曲難伸。胸膈脹滿。若有物礙。噯氣連聲。四肢厥冷。喘息不定。召予診治。診得兩寸俱沈。大右寸肺脈更有力。右關沈緊。左關弦長而洪。喜兩尺沈微。來去一樣。予曰。此神勞氣滯之病也。以暢中湯進之。香附分八蒼朮錢一神麴錢五撫芎分七黃芩分八枳殼分五蘇梗分五甘草分三薑一片。棗二枚。水煎服。服後兀兀欲吐。冷氣上升。噯氣數十口。卽大便。所去穢污頗多。胸次舒暢。腹中覺飢。自午至酉止。去一

次、四肢不厥、肩背輕快、六脈平復、但心內怔忡、頭目昏眩、飲食無味、用六君子湯加香附、砂仁二劑、胃氣漸復、眩運怔忡乍止、又以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茯神、棗仁、黃柏、半月而諸證全愈、

修園自記

重九日、殿下置酒、謝予、問曰、吾病痢二月、始用通法、繼服調理脾胃之藥、月餘而痢反劇、先生用枳殼、黃芩、寬利大腸、而痢頓止者、何也、予曰、殿下之脈、兩寸俱沈、左寸沈者、心火鬱於下、乃神勞也、右寸沈而有力者、蓋肺主氣、與大腸爲表裏、七月金當令之時、脈宜浮短是正、今不浮而沈者、因思則氣結、不得循環、失其升降之常、惟走大腸順道氣滯而下陷、故作裏急後重、有似於痢、實非痢也、曰、有謂四肢厥逆、大腸久滑、當用附子溫之者、有謂內有宿積作痛、當用硝黃下之者、二說孰是、予曰、皆非也、殿下肺脈不浮而沈、是金不得令也、金不得令、則不能制木、故肝脈不弦細而弦洪、不當王而反王、木來侮土、脾氣轉結於內、不能運故四肢逆而厥、冷所謂熱深厥亦深也、熱厥者、上不過肘、下不過膝、脈伏有力可驗也、既爲熱厥、豈可復用附子大熱之劑、夫用附子溫之者、固非矣、而欲攻以硝黃者、亦非經曰、心藏神、多念則神勞、脾藏意、多思則氣結、氣結故腹痛下利、若復加以寒涼之劑、其結愈甚、此硝黃所